送考

又是一年中考时。

女儿今年参加中考，一大早，我就骑车带着她往考点赶。

我们边走边谈，我不厌其烦地向她传授我当年中考时的“古老”经验，女儿在车后时不时“嗯、嗯”应付着。

到了考点，我又把千叮咛万嘱咐过的注意事项说了一遍，被保安拦在大门外才依依不舍和女儿挥手再见。望着女儿的背影，我挤出人群，找到一片树荫，拿一张别人刚刚塞给我的宣传单垫着坐下来，百无聊赖地翻看着手中一沓花花绿绿的招生广告彩页。

虽未到盛夏，但已是六月底，天热得要命，好像擦一根火柴，就能把空气点着，使人喘不过气来。身旁的花草树木热得打不起精神，耷拉着脑袋蔫在那里。

不知不觉间，身上的衣服湿了大片。我抬头看看四周，家长们或单坐或聚在一起，神情各异，时不时用手中的广告纸扇一阵儿风来平静心中的燥热。

二十几年前，我参加中考，父亲也是骑着车驮着我奔向考点。父亲话语不多，我们一路沉默着，到达考点后，他只说句“别紧张，好好考，我在外面等你”，就把我送进了考场。

我在考场内冷静答题，奋笔疾书，根本顾不上去想在门外等候的父亲。一上午的考试结束了，我走出校门，迫不及待地要告诉父亲一个好消息，当天的作文题目是《生日》，我以前接触过，我没写父亲的生日，也没写母亲的生日，更没写自己的生日，那天是7月1日，正是党的70岁生日，我就围绕这一主题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跃然于试卷。父亲听了我的兴奋诉说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但也只是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儿子，坐上车，我带你回家吃饭。”

“爸，我考结束了，今天的作文题目是《最懂我的那个人》，我曾经练习过此类题目，写起来自然流畅，一气呵成。我太高兴了。”女儿兴奋地说着。是偶然还是巧合？这场景与多年前是何等相似。当年我是“开门红”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考上了理想的师范学校，兢兢业业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。现在的女儿经过了春种夏管，付出了辛勤和汗水，等待她的将是秋天的收获。

两天的考试眨眼即过，女儿像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快乐，我也如释重负完成了送考任务。

有人曾说：有一种爱，它是无言的，深沉的，在当时往往不易察觉，然而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里越体会越觉得有味道，一生一世忘不了，那就是宽广无边的父母对子女的爱。这句话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。

（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）

爱 无声传递

生命，因为爱而更有价值。生活，因为爱而温暖。

季节更替，该给父母添置些衣物了。我是典型的宅女，平时除了生活必需品去超市购买之外，几乎没逛过街。这一逛，真觉得自己好像倒退了一个世纪。衣服的款式追赶都市潮流，价格暴涨，觉得还没买多少东西，钱包就已经羞涩。

小孩子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。我刚到门口，儿子接过衣物，件件拆开，物物过目。看到给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买了一堆衣服，他似乎心有所悟，然后打开我的钱包，看到只剩些零钱时，他的小脸上好像露出一丝不悦，微微蹙起的眉头，带着一缕难以揣度的心事。我正想问他，他却迅速把钱包放在我手里，拿出他自己的钱包，取出200元钱塞给我。

一时间，我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可是他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呀！怔了片刻，我激动地说：“儿子长大了！儿子真懂事！”

儿子的回答，更出人意料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孝敬你的父母，我也该孝敬我的父母。”

一股暖流在心间流淌，我没有再说什么，满意地看着儿子，静静地享受着爱在无声中传递。记忆如白驹过隙，眼前出现如儿子一般大小的自己。

妈妈每次做了好吃的，都会让我端上一碗给奶奶送去。每逢星期天，她都带我去看望姥姥，并帮忙干活。妈妈是文盲，除了会干活，不具有能说会道的本事，甚至连一句孝道教育的言辞都不曾对我说过，但是，正是因为她对老人们默默付出，才会把爱无声地传递给我。所以，如果有段时间没有去看父母，我便会心神不宁，感觉生活好像缺少了什么，就是抽下班的空儿，也是非去不可。

拉回思绪，我想说：钱可以再挣，爱的传承是会过期的。等孩子们大了，你还没顾得上向他传递爱，那可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啊！等父母都不再陪你了，你才意识到要回报，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了。

（梅巧贞 扶沟县柴岗乡唐庄小学）

煤油灯

我常常想起小时候乡下的煤油灯。

那时乡下还没有通电，晚上照明全靠那一盏小小的煤油灯。煤油灯的结构很简单，一个油瓶，一根灯管，一条棉线做的灯芯。煤油灯，顾名思义，它所使用的燃料自然是煤油。但在当时，人们常称煤油为洋油，洋油这个名称的来历和洋火、洋钉、洋车子等称呼一样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太落后，连这些日常用的东西都制造不出来，只能从国外进口，由于是洋人制造的东西，便都带上“洋”字了，所以，煤油灯在当时也叫洋油灯。

我喜欢用煤油灯，更青睐于做煤油灯。做煤油灯的材料很简单，一个用过的墨水瓶，一根自行车气门桩，一条用棉线做的灯芯就够了。首先把墨水瓶用水冲干净，在瓶盖上钻出一个和气门桩一样粗细的孔，把气门桩从瓶盖内插进去，用螺丝拧紧，穿上用棉线做的灯芯，瓶内灌上煤油，一盏煤油灯便做成了。这种用气门桩作灯管做成的煤油灯有一个妙处，它可以控制火苗的大小，因气门桩的顶端有一个可以拧动的气门嘴，向下拧时，灯芯突出较多，火苗便很大，红红的火苗还冒着一缕黑烟，颇为壮观，向上拧时，灯芯便藏进气门嘴，火苗变得小如黄豆，圆圆的，一闪一闪跳跃着，像随时就要熄掉似的，让人忍不住对它心生怜意，不由自主地伸手去呵护它。

可别小看这一盏小小的煤油灯，在当时的乡下，它可是生活、学习中不可或缺的物品。因为那时没有电力，晚上照明全靠这一盏盏小小的煤油灯。每到晚上吃饭时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周围，在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下，边吃边聊。从每间农房的门窗间透出的点点亮光，混着饭菜的香味，诠释了“万家灯火”的温馨。每天在学校上早晚自习的我们，每人更是必备一盏煤油灯，煤油灯欢快跳动的火苗，映衬着一张张青春稚气的脸，伴随着琅琅的读书声，温暖着每一个苦读的学子。

后来，乡下也用上了电，明亮的电灯替代了乌黑的煤油灯，用煤油灯照亮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，但我仍常常想起它，想起在煤油灯下生活、学习的场景，想起那温暖而又温馨的画面。煤油灯虽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，但它却给过我们光明，陪伴过我们最美、最真的年华，照亮了我们未来的梦！

（付红旗 川汇区委办公室）

故乡的蝉

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物语，当蝉的叫声在茂密的小树林里响起时，夏天就真的来了。

在我们这个偏僻的豫东小村，没有蜕变的蝉我们称之为“爬蚱”，蜕变之后就称之为“麻妞”。至于为什么这样称呼，我觉得可能和它的叫声热烈有关。当麦子收过之后，大地还裸露着生命的三原色时，麻妞的叫声便在村庄的小树林里响起，声音激越而又绵绵不绝，像一个泼辣的小姑娘扯着嗓子站在树枝上放声歌唱。

在我童年的岁月里，麻妞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那是一个物资比较贫乏的年代，我们缺衣少食，但我们并不缺乏精神上的快乐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小树林里便少不了我们这些孩子的身影。爬蚱借着夜色爬出地面，涌上树干，而我们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猎食者。第二天，我们将捉到的爬蚱——蜕变的或没有蜕变的——淘洗干净，放在小铁锅里一炒，撒一点盐，如果再滴上几滴香油，味道更佳。爬蚱成了改善我们生活的美味佳肴。

总有很多爬蚱能够逃过我们的眼睛爬上树。第二天便留下一个空壳挂在高高的树上，这叫蝉蜕。蝉蜕是一味中药，各药材收购点大量收购，这成了我们勤工俭学的一种手段。于是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起床了，手里拎着一根竹竿，腰里别着一个小布袋。低处的，我们用竹竿捣下来，高处的，我们不得不爬上树去够，再高一些的，我们站在树杈上再用竹竿敲。一个夏天过去，我们将收集的蝉蜕一起出售。我记得最多的一年，我和哥哥竟然攒了二十多斤蝉蜕，每斤两角，卖了五块多钱，而那时，一个民办教师的月工资才五元，一本连环画只要五分钱。我们辛勤的劳动成果不仅贴补了家用，每人还分到一块钱，我一下子买了二十本连环画。

可惜的是，当时家乡的树木不多，我们能够捉蝉的地方也不多，但那时的树种很杂，有利于蝉的繁殖。榆树是蝉最喜欢的树，枝条柔软，木质疏松，利于产卵。其次是椿树、柳树，每到夏末，我们就能看到树梢上一些小枝条干枯死去，这都是因为蝉在上面产了卵。而杨树的木质较为坚硬，不利于产卵，这也是现在北方杨树大面积栽种而蝉却逐渐减少的原因。

爬蚱蜕了皮之后，蝉也进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。一只只雄蝉敛翅占据在各个树梢，像乐队成员一样发出不同的和音。它们的声音热烈，有鲜明的节奏感。它们有时合唱有时独唱，但激情都是一样的，充满着青春和浪漫的气息。它们是天生的歌者，歌声如行云流水，在空旷的原野流动，在密密的小树林里飘荡，给充盈着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、蛙声和鸟鸣的故乡又增添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虫鸣。

（宁高明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）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